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二至四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二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三傳異同表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左	公羊	穀梁
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	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

杜註據文姜未還故傳云文姜出也姜于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

即位

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陸氏淳曰左氏云文姜出母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為他國所弑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

劉氏敞曰原左傳此意當為文姜與桓俱行未有至文故云出爾不知夫人行不以正者至皆不書也且文姜弑君自絶于魯莊公何故不忍即位乎莊公不忍即位文姜感之而還則莊公已忘文姜弑其父矣何以文姜又孫于齊乎

彙纂曰左氏之謬陸氏淳劉氏敞駁之是矣胡傳謂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故春秋絀之亦非也隱莊

閔僖外俱書即位豈皆稟命于王若桓若宣若定豈皆内有所受自當從公穀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 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

公羊 内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

穀梁 諱奔也接練時録母之變始人之也

啖子曰豈有先在齊而今書孫乎蓋公羊見無夫人至文故云爾不知夫人隨喪而歸以不告廟故不書穀梁亦言夫人先在齊至練時始録之亦非也

案公羊云念母尤謬

霞峰華氏曰案文姜於此不稱姜氏而哀姜之孫于邾則不去其姓氏于其以喪歸則第書夫人氏而不稱姜一絶之于孫齊之日一絶之于喪至之日蓋各因事垂訓為萬世法也文姜躬負大逆而孫而即歸聖人曰此時義不當歸也魯之臣子義不當使之歸也是故于其孫齊絶之使魯知負弑逆之罪者雖其子繼世而為君而生不得徇母子之情而違大義哀姜孫而不歸而以喪歸聖人曰此時喪不當歸也魯之臣子義不得以其喪歸也是故于其喪至絶之使知與簒弑之惡者雖其身已見討于方伯而死猶不得入先公之廟以辱宗祧不絶之于其孫齊之日使文姜去而速反儼然為國母而後會禚會防會穀如齊師享祝丘出入無忌專制壼內雖欲復齊襄之仇其可得乎不絶之于喪至之日使哀姜以國母之喪歸嗣後葬以小君之禮禘太廟致夫人雖欲不越禮而為之其可

得乎

案華氏之論極精但此條去姜氏字是省文哀姜書夫人氏是闕文非義所存也直因先儒之論而為之說爾范甯註穀梁乃謂哀姜殺子之罪輕故曰夫人氏第去姜以貶之文姜殺夫之罪重故全去姜氏此輕重之差夫殺夫與殺子同一弒君范氏之說直兒童之見更不可通矣書法只在一孫字此外不必多生枝節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作送

左 無傳 杜註單伯天子卿王將嫁女于齊既

公羊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

穀梁 命大夫故不名不言如何也義不可

命魯為主故單伯
送女不稱使也

逆之者何使我主
之也天子嫁女于
諸侯必使諸侯同
姓者主之

受于京師也躬君
弒于齊使之主婚
姻與齊為禮其義
固不可受也

汪氏克寛曰左氏惑于成襄貽之經書單子故云
爾然周有祭伯祭叔豈可以鄭祭仲亦周大夫乎
彙纂曰三傳互異者折衷于經左氏以單伯為周
大夫故以逆為送然以莊十四年單伯會諸侯文
十五年經書單伯至自齊之例考之
則單伯實為魯臣當主公穀之說

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左 無傳

杜註於餘丘國名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公羊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國之也

穀梁 國而言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所以譏公也

彙纂四公穀皆以為邾邑杜氏獨以為國詳考經文伐人之邑未有不繫國者亦未有邑而書伐者則杜註為勝慶父公羊以為母弟杜氏以為庶兄劉氏炫謂慶父欲同正嫡故以莊公為伯而自稱仲理或然也要之經意所重惡慶父之得兵權爾或國或邑或弟或兄皆非義所急

三年溺會齊師伐衛

左　疾之也

公羊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　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陸氏淳曰左氏穀梁皆以不稱氏為貶按例不命之卿則不書氏不可别為義公羊說是

案此納衛朔也溺不書公子蓋與無駭柔挾同例為未命爾若會仇讐伐同姓抗天子則直書其事而罪惡自見不必以去公子示貶

五月葬桓王

左 緩也

公羊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穀梁 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 范註下輕也緬遠也緦為五服之最輕也言緬釋所以緦也

劉氏敞曰公穀以為改葬非也若誠改葬春秋應書改葬如改卜之類矣今不言改非改葬也固當據經文

張氏溥曰桓王崩七年乃克葬傳者疑其太緩遂云改葬至春秋說云恒星不見夜明周人榮奢改

葬桓王冢則近誕矣考桓公十八年王室有子儀黒肩之亂因亂而緩葬其或然歟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左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 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何賢乎襄公復讐也襄公之遠祖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此者事

穀梁 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不使小人加乎君

祖禰之心盡矣遠　子

祖幾世乎九世矣

九世猶可以復讐

乎雖百世可也

案春秋復九世之讐聖人何嘗有此意漢武帝執
此一語遂開西北邊禍及平民殫財喪師流血千
里公羊一言之
流毒至于如此

又案公羊復讐之說全無義理無足深辨獨程子
以大為紀侯之名蓋從失地書名之例諸儒多從
之霞峰華氏亦云聖人于紀多恕詞然大法畢竟
以國君死社稷為正若書大去其國或疑聖人之

許之而張其詞故程子以大為紀侯之名良有以也然愚竊以大去者是傷憫之辭亦非張大紀侯也紀之圖全宗社至矣不得已而去無所失道此與太王之去邠何異大去如荀偃云大還婦人見絶于夫為大歸蓋一往不返之辭其傷之也至矣積齋程氏謂于文則支于義則窒殊屬謬解

齊侯葬紀伯姬

左　無傳

杜註紀季入酅而紀侯去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公羊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于齊爾

穀梁　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劉氏敞曰如杜之說則謂春秋褒齊得禮者非也逐人之君葬其夫人此正春秋所惡何謂以崇厚義乎穀梁曰吾女故隱而葬之非也若但云葬紀伯姬如穀梁說可矣今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重在齊侯不在吾女明甚

案聖人書此罪齊亦以責魯也魯為伯姬父母之國既不能救其國恤其喪反使齊侯假以為名居然告魯魯又靦然使大夫會葬此雖庶民之家猶為可恥況堂堂有國之君乎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

左 伐衛納惠公也六

公羊 納朔也曷為不言

穀梁 其曰人何也人諸

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

納衛侯朔辟王也王人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

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

劉氏敞曰左氏以立黔牟為不度非也王人子突救衛春秋貴之則是黔牟王所欲立也篡王所立朔則有罪令朔不見貶而黔牟顧先蒙惡豈春秋意哉

趙氏匡曰公羊以不言納朔為避王據諸侯之心實不避王而經文反為之隱避是黨罪人也若以為為王諱其逆命則王室亂及尹氏立子朝猶不諱不應諱此若云為魯諱則成宋亂及納子糾皆不諱亦無宜諱此盖因納事已著再書則煩冗故不書爾

彚纂曰衛朔得罪于王而齊襄會諸侯以納之無王甚矣故春秋皆書人以貶之子突左氏以為字穀梁以為名其以為褒救衛則一也孔氏穎達謂二字而子在上者皆是字子于理為近故當從左氏

張氏洽曰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故特書字以褒之

索劉氏敞謂不言納衛侯朔不與其納也陳氏傅良曰以朔入為重也伐鄭納突伐衛納朔俱不言納書入而已

矣義極精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左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杜註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皆記異也疏曰左氏謂星與雨偕故杜轉如為而不得

公羊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霣星如雨

何註明其狀似雨爾

穀梁　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于地者則是雨說也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著于下不

謂狀似雨

見于上謂之隕

劉氏敞曰如雨者言衆多不可為數也左氏云與雨偕非也杜氏注以如猶而言星隕且雨亦非也春秋記星隕為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穀梁云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以言雨螽可也以言雨雪則何著于上之有又曰著于下不見于上謂之隕以言隕石可也以言星隕則何不見于上之有公羊之說无妄語若實尺而復無為不書

彙纂曰此言隕之多也三傳之說俱有未協劉氏敞皆駁之其義甚精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郕公羊作成

左 仲慶父請伐齊師

公羊 成者何盛也曷為

穀梁 其曰降于齊師何

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乃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為不言降吾師辟之也

何註辟滅同姓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從後降于齊師

不使齊師加威于郕也

范註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

劉氏敞曰公羊之説非也實共圍郕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于魯獨言降齊則是春秋非實錄豈可傳世乎穀梁謂不使齊師加威于郕其意欲以貶齊其實乃為齊文過

吳氏澂曰說者謂魯欲取郕而結陳蔡同伐陳蔡不至乃藉力于齊柰魯弱于齊齊豈肯為魯役魯

亦何敢役之哉蓋齊欲圍郕而徵兵于魯與陳蔡爾郕畏齊而不畏魯故獨降齊師也

案莊公親仇讐而伐同姓郕又不服而降齊師師久於外甘為讎役直書而罪自見經文本自直捷

簡易不知傳者何苦自生支離左氏以為善公穀以為諱俱謬

九年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左氏作子糾

左 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仲召忽

公羊 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 以惡曰入齊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

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杜註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

迎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又殺之于魯故曰入于齊惡之也

趙子曰莒近齊小國而襄公強而無道大夫如何輒敢將公子奔之而獲安乎杜註云並僖公之子尤非也若然則糾非讎人之子公納之不應有深譏故穀梁云襄被弑二公子乃出奔此說為正言皆襄公之子

李氏廉曰子糾三傳皆以為當納趙子程子胡氏以為不當納所以然者杜氏以子糾小白並齊僖之子而糾長故當立穀梁似以子糾為襄公子矣而終以糾為兄故亦以為當立獨程子用史記証之而定以糾為襄公子于是魯納讐之罪明定以糾為小白弟于是糾不當立之義著然後糾不書子小白繫齊管仲之不死魯之忘親釋怨皆得其說矣

案左傳叔向謂齊桓為衛姬之子有寵于僖如此則桓公與子糾皆僖公之子矣既非讐人之子春秋何故深罪莊公三傳及註疏並謂糾為兄為當立如此則桓公為篡國之賊矣夫子何以許管仲之不死程子以糾為小白弟蓋以孔子答子路子貢之言以大義斷之不第據薄昭與淮南王書也况公穀之經文糾不書子而齊小白以國氏如鄭忽曹羈之例乎

十年二月公侵宋

左　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

例在二十九年

公羊　觕者曰侵精者曰伐

何註觕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之入竟伐之益深用意稍精密

穀梁　包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林木壞宮室曰伐

黄氏仲炎曰趙子纂例又盡破三傳之說而曰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合是數說考之蓋左

氏嘗聞聲罪之說而誤以為鐘鼓之聲也不知春秋書侵如齊侯侵蔡晉侯侵楚皆用大師而總數國若無鐘鼓何以行師則左氏之說非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其為邑人民駈牛馬斬木壞室者皆所用兵必至之禍固無分于侵與伐則穀梁之說非也侵伐雖異辭均之為抉私逞忿爾若謂侵為無名則伐豈有名乎當時諸侯如齊侯侵蔡晉侯侵曹必謂其有附楚之罪而侵之亦不應無名也則趙子之說又非也惟公羊以為觕曰侵精曰伐其說近之而未盡夫奉辭稱罪而討敵敵必請服不服則必出師以禦之是以經書伐者多至于戰如齊伐衛衛及齊戰宋伐齊齊及宋戰之類是也不奉辭稱罪而但侵擾其疆埸故敵國不暇請服而亦不及禦之是以經書侵者未嘗至于戰如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蓋疆埸之事知之後時追之已去矣故曰稱罪而討其國曰伐不稱

罪而掠其境曰侵

十一年秋宋大水

左 公使弔焉云云對曰云云

杜註公使弔之故書

公羊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何註時魯亦有水災書外以見內也

穀梁 何以書王者之後也

陸氏淳曰外災來告則書二傳不達此意故各穿鑿

劉氏敞曰公羊云及我也春秋內魯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魯災無爲詳宋而畧我穀梁云王者之後案杞亦王者之後何以不書其災

冬王姬歸于齊

左 齊侯來逆共姬

杜註齊桓公也時魯主婚經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公羊 何以書過我也

何註時王者嫁女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

穀梁 其志過我也

陸氏淳曰案書其歸為魯主婚爾公穀皆云過我穀梁他處即云為之中者歸之與此自相反矣

劉氏敞曰不書齊侯逆不見公非也魯為王主婚若齊侯來逆女而公輒不見何謂主婚矣其不書來逆者乃常事自不書者也

案魯與齊不共戴天之讎非特不當主襄公之婚并不當主桓公之婚特以罪有小大故書有詳略

爾其餘爲王主婚固多矣惟莊公之世兩書王姬歸于齊所以見莊之無父

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

左無傳

杜註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經以初嫁爲文賢之也

公羊其言歸于酅何也隱之也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

穀梁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范註紀季雖以酅入齊然襄公豺狼未可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于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酅魯喜其女得行其

志

陳氏深曰公羊云徒歸于叔師氏以為未詳而謂紀侯既卒叔姬歸于父母之國可也嫂叔不通問況可歸于叔乎蓋譏之東海亦謂失以禮自防之義然叔姬當隱七年歸紀至此已三十四年紀國已亡歸酅奉祀以終其身非其婦節可重

聖筆何故書卒又書葬以為婦道之勸乎

霞峯華氏曰積齋謂叔姬不當歸酅蓋泥于春秋所書必皆失禮之事故觸處多礙至泰山孫氏謂歸為嫁辭以伯姬之媵而歸于叔非其所歸亂也則悖謬之甚叔姬此時年近六旬老而歸酅不忘其故奈何

以亂責之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梁作齊

人

左 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公羊 無傳

何註桓公時未為諸侯所信向故使微者會也

穀梁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桓非受命之伯也稱人衆之辭也

范註言非王命衆授之以事

汪氏克寬曰桓率諸侯以平宋亂宋公决不以微者會邾小國尤不敢以微者會公侯

李氏廉曰春秋始伯之書有三北杏獨書齊侯曹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是也

彙纂曰穀梁作齊人據李氏廉始伯之辭例以曹南城濮則當作齊侯為是四國稱人何氏休謂為微者案春秋時諸侯列于會而位乃定左氏謂平宋亂則宋人為宋公無疑餘可知矣或以稱人為貶辭或以為衆辭以為貶者天子錫命之法以為衆者諸侯推戴之情二說相兼始得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 始及齊平也

公羊 何以不日信之也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

穀梁 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不日信也

生則不如死曹子請刼之云云遂刼桓公請汶陽之田桓公與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

趙子曰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未嘗歸魯田且莊公與齊大讐襄公之時猶歡好不絶不應至桓

公却生讎怨

孫氏覺曰齊魯不和久矣于是齊桓求伯欲與魯平故為柯之盟左氏曰始及齊平是也公羊載曹劌刧盟經無其事趙子曰其事迹既妄不可以訓

彚纂曰公穀皆以不日為信案隱元年盟蔑莊九年盟蔇經不書日穀梁曰其盟渝也至扈與葵丘桓盟亦有書日者則又遷就其説或以為危之或以為美之何前後之屢相互異如此朱子謂以日月為褒貶穿鑿得全無義理者此類是也日不日皆因史舊文假令舊史所無聖人安得而強加之乎

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

左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公羊　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

穀梁　會事之成也　范註伐事已成單伯乃至

俞氏臯曰單伯魯卿元年逆王姬者左氏以為周卿故誤逆為送至是又附成其說不知周有單子非單伯也若是周之單伯則當書曰天王使單伯會伐宋不當如此書法矣

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作公會

左　鄭成也　杜註言同盟服異也

公羊　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　同者同尊周也

霞峯華氏曰春秋書同盟十有六其二齊桓其十四晉説穀梁者曰齊盟二皆同尊周晉盟十四皆同病楚説左氏者曰言同盟服異也説公羊者曰書同盟志同欲也胡傳有二例或以同欲而書同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四説者通于此或不通于彼至文定則自相矛盾幾棼如亂絲惟劉原父曰同所以名盟焉耳一言决千古之疑矣知同盟為當時命盟之名則春秋之書同盟不過直書其事而其不書者亦當時自不以同盟為名而非聖人創立一例以襃貶之也文定于二幽之盟則曰志諸侯同欲而書同視他盟為愈是聖人與之也于蟲牢則曰特書同以見其皆不臣是聖人惡之也

予之而書同惡之而又書同朱子謂此後世舞文弄法者之所為曾聖人之春秋而有是哉

又曰春秋之書同盟惡其無王命而行天子同盟之禮也覲禮天子以會同之禮見諸侯諸侯不協則有盟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謂之同盟齊桓非受命之伯而行其禮僭也逮其後且至以大夫而行同盟之禮矣春秋于幽之盟諱不書公諱其始以示貶所謂直書其事而自見也夫同盟之名昉于周禮儀禮其來舊矣論者以為聖人特加之名或以為予之或以為惡之後人將何所取準乎

黄氏仲炎曰盟而加同者錄當時載書之辭爾葵丘盟曰凡我同盟之人蓋同盟之辭在當時有之非孔子新筆也即是以知凡載書曰同盟于某孔子修之亦曰同盟無此字則不書也說者多曰同欲同盟于清丘而衛將叛盟同盟於斷道而魯不肯盟同盟于平丘而齊不受盟豈得謂同欲也哉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左 鄭不朝也

公羊 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穀梁 甲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鄭詹鄭之佞人也

李氏廉曰左氏說是公穀以詹為佞人此無據之言杜氏以稱人為賤之穀梁又以稱人為與齊皆非公羊又以為魯信用詹計取齊淫女卒為後敗故甚其受佞其說出緯文不可取

彙纂曰公穀以為佞固非左氏以為不朝夫同盟未逾月乃遽責其不朝可乎孫氏復為盟未歸而見執以陳轅濤塗例之情事頗合

案詹不氏與柔挾同蓋大夫之未命者書執罪齊也書逃罪詹不能守節也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稱曰三良則知佞人之說非矣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左　不言其來諱之也

杜註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

公羊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

穀梁　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于我也

于濟西何大之也
于濟西大之也

劉氏敞曰公羊謂大其未至而豫禦之非也若未至而禦何謂之追乎穀梁謂不使戎邇于我我若不來公則無追又云于濟西大之亦非也既不言戎之來又不言濟西則當但云公追戎矣安知追之于何所乎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追二追戎濟西譏其在境而不能預備也追齊師至巂譏其出境而弗敢及之也

彙纂曰左氏云諱之蓋諱其無備意與胡傳同若公穀大之之說則非也劉氏駁之甚明

程氏端學曰春秋書此義在于遠追耳非譏其無備也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左 無傳

杜註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盟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三國冬各來伐

公羊 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媵不書為其有遂事書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穀梁 媵淺事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

范註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未審得盟與否故以媵婦為名得盟則盟不則止

劉氏敞曰公羊以陳人為陳侯果如是春秋無故貶損陳侯使從人稱蓋陳人特陳大夫耳榖梁云辟要盟魯誠欲自托于大國者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者以取戾于霸主哉

季氏廉曰魯大夫書遂始于此僖三十年公子遂遂如晉襄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大夫專國之漸也公羊以為善榖梁以為魯實使之皆非經旨

黃氏士炎曰公羊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漢廷議論多祖其說而不知其非也春秋之亂正由臣下擅主威大夫竊國命故特書大夫遂事以垂戒于萬世詎使大夫結真能安國家而矯命已為可罪況秋與齊宋盟而冬受齊宋之伐則所謂安者奚在乎

案公穀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程子則謂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積齋或問云

如此則經當書公子結之女媵鄄人之女于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不當如今所云也結既為媵自然知為魯女矣積齋所駁極是鄄是衛之東地正義謂陳取衛女為婦魯使結送媵向衛至鄄聞齊宋為會將謀伐魯因舍其本職遂與二君會盟齊宋以其非君命而怒陳以其送女之不終而怒故冬各來伐據此說極有理但陳人終當作陳侯若是陳之大夫娶婦魯無用以國君之女往媵若說鄄之巨室嫁女陳人陳更無為以微者之失好而怒也況巨室嫁女而結女為媵何須親送之即送亦極細事何足重煩聖筆人字或係侯字之誤耳或以其為下事起故稱人以畧之未可知　程子嘗言大夫無內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再娶如此則大夫無媵矣陳人安得有媵兩說自相違反

二十年齊大災

左 無傳 杜註天火曰災

公羊 大災者何大瘠也 大瘠者何痢也 何註瘠病也齊人語痢民疾疫也

穀梁 其志以甚也

啖氏助曰災天火也若以大災爲大瘠新宮災亦可云新宮瘠乎

二十二年肆大眚 公羊眚作省

左 無傳

公羊 大省者何災省也 譏始忌省也 何註謂子卯日也先王常以此日省

穀梁 肆失也眚災也爲嫌天子之葬也 范註言赦失大罪惡文姜之罪本應

吉事不忍舉時魯有夫人文姜之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忌凶事譏莊公不盡子道

誅絕不當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為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

劉氏敞曰經云肆大眚而公羊謂之忌省其文與其理不可訓解蓋不足辨穀梁曰為嫌天子之葬文姜存時猶莫之討今死矣反待天子而葬乎案公穀之說不同皆以連下葬我小君文姜立義故各生如此穿鑿趙氏匡曰赦自赦葬自葬肆大眚者譏其縱釋有罪爾程子謂凡赦何嘗及得善人此說是也

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

左

公使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公羊

宗婦者大夫之妻也見用幣非禮也

穀梁

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

胡氏寧曰譏同見也故不稱及若大夫不覿只書宗婦覿足矣

景纂曰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則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固亦禮之所有穀梁謂大夫不見

夫人與諸傳不合劉氏敞駁之為是公羊及胡傳皆以宗婦為大夫之妻蓋兼異姓言之杜氏以為同姓大夫之婦案襄二年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則杜氏之說為正案左氏只言公使宗婦覿不言大夫而杜氏預謂同贄俱見諸儒因攻杜氏謂杜氏解經一宗左氏不少違此乃不察而背之世豈有男女俱見之理愚以莊公欲奢夸夫人丹楹刻桷無所不至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宴於麟德殿淫昏之君往往如此不足異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　公穀皆以赤歸于曹郭公六字為句

左　無傳

公羊　曹羈者曹大夫也

穀梁　赤蓋郭公也何為

杜註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猶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赤曹僖公蓋為戎所納郭公闕誤

何以書賢也戎將侵曹曹羈諫曰君請勿自敵三諫不聽遂去之赤者何蓋郭公也失地之君也

穀梁

名也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趙氏注曰公穀皆云赤蓋郭公案郭公自是闕文赤者曹公子文義都不相關誤甚矣

蘇氏轍曰公穀皆云郭公赤失國而歸于曹果爾當書曰郭公赤出奔曹不當先書赤歸于曹而後

繼之以郭公也

案羈出赤歸與鄭之忽出突歸同例赤蓋挾戎以篡嫡爾公羊謂曹羈為曹大夫三諫不聽事屬無

據又公穀以羈赤一事分作兩事連下郭公又以兩事并作一事迂拙不可解

先儒或以為郭亡亡字與公字相似故誤郭亾之跡見管子書郭亡者言郭自亾與春秋書梁亡同

例義亦通

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左　無傳

公羊　何以不名衆也曷為衆殺之不死于

穀梁　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曰

曹君者也

何註曹諸大夫與君俱敵戎戰曹伯為戎所殺餘大夫不伏節死義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為得其罪故衆畧之不名

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

范註于時微國衰陵其大夫降班失位下同于士故無命大夫而曹羈獨以賢不用其言使出奔他國終于受戮君子愍而崇之

趙氏匡曰公羊云不死于曹君假如不死節豈肯舉國盡殺之乎穀梁曰無命大夫衆例不命大夫被殺皆稱名

孫氏覺曰春秋殺大夫三十有八而不名者三非賢之史失之也舊史失其名孔子安得而妄加之

公羊云不名衆也案春秋晉殺三郤猶悉名之安得衆而不名乎穀梁曰無命大夫宋殺大夫亦有不名者豈宋大國亦無命大夫乎皆不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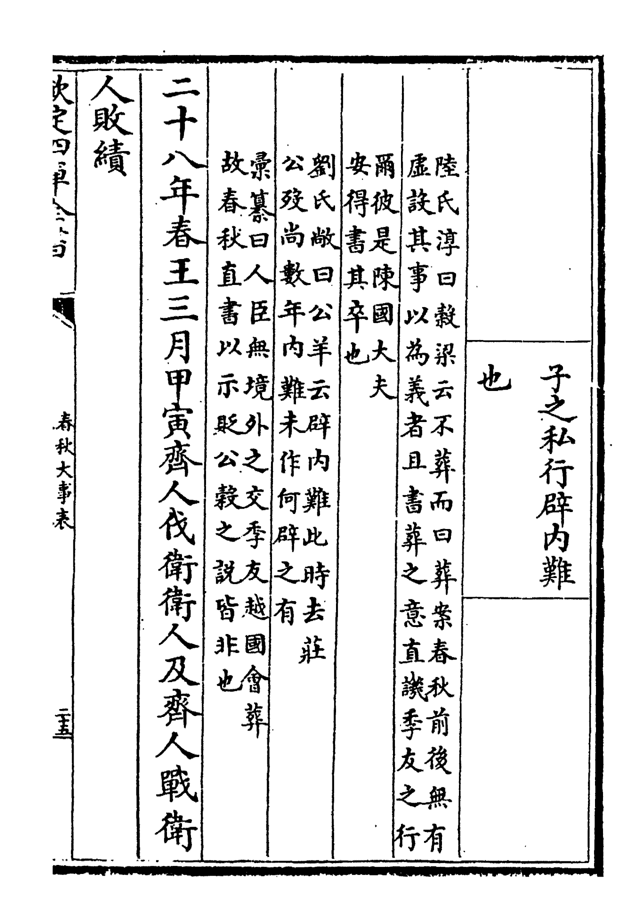
案此春秋譏專殺大夫爾不名者係孔子修成以後失之詳見闕文表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 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公羊 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

穀梁 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子之私行辟内難

也

陸氏淳曰穀梁云不葬而曰葬案春秋前後無有虛設其事以為義者且書葬之意直譏季友之行爾彼是陳國大夫安得書其卒也

劉氏敞曰公羊云辟內難此時去莊公歿尚數年內難未作何辟之有

彙纂曰人臣無境外之交季友越國會葬故春秋直書以示貶公穀之說皆非也

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　王使名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春齊侯伐衛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公羊　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至日便伐明暴）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何註蓋為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

穀梁　其曰人何也微之也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范註齊侯始受方伯之任未能信著鄰國不宜遽行侵伐故書人以微之）

案左氏十九年秋王室有子頹之難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蘇子奉子頹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明年春鄭厲公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以王歸處于櫟又明年夏鄭虢同伐王城殺子頹及

五大夫首尾凡五年而齊桓于是時方伐魯伐戎於王室之難若罔聞知天王亦不聞乞師伐衛到此已越十年衛君已易世矣乃始請師于齊齊桓為之伐衛天王不應含忍于其父而蓄怒于其子齊桓不應坐視于衛朔稱兵犯順之時而興師于衛懿易代新喪之後且王室子帶子朝之亂經文紀之詳矣天王出居于鄭則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則書天王居于翟泉則書獨子顏之事絕不一見說者謂襄王實啓叔帶之亂而惠王未有過故為之諱據左氏所書惠王亦未得為無過且即使無過亦安得諱王猛敬王未嘗有過不聞為之諱也又云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此乃齊晉末世之事桓公創霸方新安得有此故知左傳之事不足信學者以經斷之可也公羊云衛未有罪何休註幽之會不至衛懿蓋以喪服未終故齊遽伐之故貶稱人此義較平允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左

無傳

公羊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蓋以操之為已蹙矣

穀梁

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

戎爲之伐矣

程氏端學曰伐山戎安知其不命將獻戎捷安知其不自行乎呂氏大圭曰以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觀之則伐北戎爲齊侯親往伐山戎爲將卑師少不然一齊侯也前伐山戎則稱人後伐山戎則稱侯前後自異誰能曉之又曰齊人伐山戎先儒多以爲齊侯又以爲救燕使實齊侯經當書曰齊侯使實救燕經當書曰救燕今經書曰齊人又不曰救燕則傳之說不然矣萬世取信者經也據經考傳之真偽可也據傳疑經先儒之大弊也

彙纂曰穀梁以爲善救燕以通職貢胡傳本公羊貶之之說以爲譏勤遠略蓋皆謂齊桓親行而其實非也僖十年伐北戎則稱齊侯以國語考之齊桓親伐山戎在伐楚之後蓋即指僖十年之役耳

是時桓親行故書齊侯此年不過遣將薄伐故循將卑師少之例而稱人至於會魯濟獻戎捷鄭封歲一相見恒事爾不足為齊桓親伐之証也經不書戎伐燕亦不書齊救燕則以書人為善救燕者亦非也救邢救許皆書于册何獨于救燕則沒而不書

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左　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

公羊　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穀梁　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軍得曰捷戎菽也

遺俘

趙氏匡曰據齊未霸之時尚不曾朝魯今既爲伯主豈有自獻戎捷乎必無此理但文誤蓋去年伐山戎當書齊侯此獻捷當書齊人交互致誤爾又曰穀梁云戎菽也齊桓分菽豆與諸侯不近人情

又捷者軍得爾安知是菽乎

案公羊云過我齊在魯北燕與戎又在齊北伐戎無過魯之理

三十二年城小穀

左 爲管仲也

杜註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

公羊 無傳

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

穀梁 無傳

范註小穀魯邑

邑

高氏閌曰杜預以小穀為齊邑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繫諸齊且公雖感齊桓之私豈肯為管仲城私邑昭十一年傳所稱齊桓城穀而寘管仲蓋齊自有穀非魯之小穀也

趙氏鵬飛曰左氏因楚申無宇有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之言遂以此年城小穀牽合其事曰為管仲也杜氏因之遂以小穀為穀城夫穀城固齊地而安可强改小穀為穀城耶李氏廉亦言經傳所稱齊之穀凡六見皆止書穀無言小穀者且桓公之有功于魯在高子來盟之後莊公時未見有功之迹故當從穀梁孫氏復謂曲阜縣西北有小穀城孫魯人終身學春秋小穀之為魯邑明甚

閔公

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 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名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

公羊 無傳

穀梁 盟納季子也

彙纂曰落姑之盟穀梁止曰盟納季子而左氏以為請復季友孰請之耶是時慶父當國閔公方幼慶父既不欲請閔公又不能請故陳氏傅良謂國人為之吳氏澂謂國之世臣如石碏者為之卓氏爾康以為陳方為齊所厚季友援陳人以請齊桓俱于情事頗合

齊仲孫來

左　冬齊仲孫湫來

省難書曰仲孫亦

嘉之也

公羊　齊仲孫者何公子

慶父也曷為繫之

齊外之也

穀梁　其曰齊仲孫外之

也其言齊以累桓

也

范註言齊桓容赦

有罪故繫慶父于

齊

劉氏敞曰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乃慶父之身也未可以稱

仲孫且經實繫之齊若之何謂魯仲孫哉此不近人情之

尤者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
速也

公羊
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未三年也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吉禘於莊公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

穀梁
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范註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

趙氏匡曰經但譏此時未當吉祭爾非謂魯便以此為常也

僖公

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

左 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杜註一時不雨則書首月正義曰冬春夏皆竟時不雨至六月得雨乃書

公羊 記異也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何註據上得雨不書又云一月不雨即書未足害物而者善僖公精誠感

穀梁 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雨云者喜雨也有志乎民者也

范註一時不雨則書首月

疏云一時輒言不雨者以僖公憂雨

之示不竟夏是杜解五月所以不書不雨之意

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即書不雨也
疏云上謂二年之十一月十二月三年之二月三月五月皆不書不雨者是嘗得雨但未得澍雨故也

故時特別言之得雨則心喜心爭愛民故特書六月雨

案左穀梁皆以為一時不雨杜註范註文同公羊則以為一月不雨餘月即有雨其不書雨者小雨不甚故也愚意左穀為是小雨亦止可言不雨耳若單是一月不雨未是變常不足書也至積齋程氏截斷冬十月春王正月夏四月為句從一時無事書首月之例謂三不雨與上文不相蒙此又求

新而反鑿不雨二字不蒙月定當蒙時則已非一時無事無用書首月若懸空書不雨二字更似一年不雨無此書法也六月雨則穀梁謂喜雨者得之蓋周之六月是夏之四月正當播種之時甘霖大沛君民同喜故書若文公時三書不雨其一自十有二月至於秋七月其二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不書八月雨者八月為夏之六月此時苗已枯死雖雨亦無用故不書八月雨也何休謂不雩而得澍雨亦非此時而雩正是合禮不書春秋書雩二十一皆書大雩志其僭也　春秋雨書大旱皆在夏秋三不雨皆連秋言之周之秋令之夏故為災此書六月雨則正當孟夏自宜不為災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　謀伐楚也

公羊　此大會也曷為末

穀梁　陽穀之會桓公端

言耳末者淺耳但言會不言盟

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何註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為用盟哉所以言會不言盟也

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彙纂曰以為謀伐楚者左氏也公穀皆無此意然下與伐楚事相近疑左氏說是

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名陵

左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名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云云對曰云云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　師在名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桓公救中國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事序績也

穀梁　不言使權在屈完也來者何内桓師也于名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

范註楚子不來屈完辭又不順僅乃

得志

彚纂曰胡傳本公羊以為序績諸儒多從之者但屈完來盟其辭甚亢既盟之後楚人圍許滅弦滅黄敗徐桀驁如故而桓不能禁則穀梁所謂得志為僅者豈不信哉

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

公羊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穀梁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

范註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太

則弗致也

何註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脇僖公使用為嫡故從父母辭言致因禘祭而見于廟

廟立之以為夫人

案此三傳之說各不同公羊謬妄不足辨學者所爭論者左氏與穀梁之說耳楊氏士勛曰若如左氏之說則哀姜元年為齊所殺何為今日乃致之其言似有理由是彙纂所徵引諸家悉主穀梁之說而其實非也木訥趙氏曰先君已死子安有見母于廟之理不詰自屈霞峯華氏曰致夫人乃致死者非致生者也若如劉向云立成風則經當言立夫人不當但言致夫人言致夫人語未明白且古無以子冊母之禮泰山孫氏又謂以夫人之禮致成風于太廟使之與祭將為主婦而祭乎將以

聲姜為主婦而成風與助祭乎尤不可通矣其遲至八年而後致者以哀姜醜聲昭著僖公疑于其禮不敢即行故遲至八年大祭始行之耳詳見吉禮口號註

又趙氏匡盡闢三傳之說而以夫人為聲姜其言曰僖公若致其母即當言夫人風氏不當但云夫人但云夫人者時君之妻耳且聲姜更無書至處故人知因其至特設禘禮以為榮觀尤謬妄可笑設太廟盛禮以為媚悅夫人之計此與莊公之丹楹刻桷何異僖公賢君豈宜有此高紫超氏曰夫人指哀姜斷無可疑其不稱姓謚而止稱夫人正與前書夫人氏之喪書法相照貶之至也得之矣高氏閱又謂五世之夫人華老又謂聲姜哀姜成風程積齋盡絀諸家之說而獨取趙氏殊不可解

又趙氏木訥亦主聲姜其言曰魯禘文王僖娶于伯主內以為榮也魯祀文王外以為榮也此亦莊

公覿用幣之意噫莊公之媚哀姜此是何等醜事而乃輙以為比乎其說亦自露破綻矣

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　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

公羊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

穀梁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代之也

啖氏助曰齊舍亦未踰年君也何不云其君之子故知穀梁國人不子之義是也

張氏洽曰齊舍未踰年而稱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霞峯華氏曰非也舍立五月而商人弒之君臣

之位定雖未踰年稱君獻公甫卒而奚齊殺于喪次未立乎位而為君則稱其君之子而已設奚齊

既立如舍之五閱月而被弒則春秋必書晉里克弒其君奚齊如卓子之例矣

程氏端學曰奚齊非弒逆之賊立雖不正則固晉人之君也使里克弒之于既立之後則豈非弒其

君哉且卓與奚齊皆庶孽何獨于卓而書弒愚謂穀梁國人不子之說非也先君既以為子國人安

得不戴以為君若先君子之國人可以不子之則權自下操五季末世大亂之道也

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

公羊 無傳

穀梁 兵車之會也

故諸侯戍周

案左氏僖十一年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王討王子帶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明年春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復王子帶此言諸侯戍周亦為戎難故果如此齊桓之罪大矣夫子帶以臣伐君召戎入寇至焚掠畿甸在子帶則屬籍當絶在戎則必誅不赦乃桓公不聞出一旅助王以犯甸之戎而為之求平以伐君之賊而為之求復是黨逆抗順末世朱全忠李茂貞所為曾謂尊周攘夷者而出此乎且不伐戎于稱兵犯闕之時而戍周於戎師既退之後齊之畏戎何其甚而管仲之舉動何其愚也況果有名戎伐王之事春秋何以沒而不書彭山季氏謂左傳妄誕不足信有以也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杜註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患不終

正義曰不言某侯某侯與城邢文異

公羊 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 其曰諸侯散辭也桓德衰矣

范註直曰諸侯無小大之序是各自欲城非伯者所能制故曰散辭桓公德衰所以散也

陸氏淳曰左曰有闕穀梁曰散辭皆不知前目後凡之例故多生穿鑿爾

案左氏云淮夷病杞公羊云徐莒脇之賈逵據書序謂徐即淮夷也木訥趙氏曰淮與徐大遠于杞不啻千里之遥無病杞之理杞初國于陳留桓六年遷于淳于在今密州淮夷則在今之泗州蓋越魯而後至于此豈有越魯數百里而滅杞乎高郵孫氏亦言徐莒小國何能脇杞使遷且經無其事未可據也

高紫超氏曰左氏淮夷病杞之說考之經文無明據今案僖十二年之夏書楚人滅黄十三年之春書狄侵衛而于十四年春城緣陵疑緣陵為巖險之地係楚狄出入往来必由之道故特城以控扼之與城楚丘之意略同爾若以為遷杞則莫能探索其義矣大抵胡氏三城之說皆據傳文為斷而不考于經之前後本末故有傳義愈明而經義愈晦者

緣陵臣瓚謂即北海郡營陵縣桼營陵一名營丘即今青州府之臨淄縣乃師尚父初封之地豈有以封杞之理其謬不待辨或云在今諸城縣界總因左氏緣陵遷杞之文而爲之說耳桓六年淳于公如曹不復杞即并其地至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是杞都淳于始終未嘗改無由中間遷緣陵又自緣陵復遷淳于也足知遷杞之說爲妄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

公羊 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

何註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

穀梁 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

使來朝

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

以病鄫子也

范註鄫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氏之說近合人情

彙纂曰胡傳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說本公穀然僖公魯之賢君聲姜又有令妻之稱豈肯聽女自擇配如果來朝為請昏則既朝之後必有納幣逆女之事何俱不見于經耶故當專從左氏

衆啖氏助力主公穀之說謂魯之淫風久行積漸成俗季姬少見文姜之行遂至于此不足為怪諸儒自蘇子由氏而下俱力闢之而從左氏是矣然高紫超氏終以文定擇配之說為未可盡非其言曰若如左氏之說則下文季姬歸于鄫之書為贅矣季姬歸鄫與伯姬歸紀書法一也其為出嫁之

辭非歸國之辭可知也春秋于內女之歸寧而反國者例不復書而此獨書季姬歸鄫何為乎且果曰歸寧也則去來當亦不過旬時令乃歸寧于十四年之六月而歸國于十五年之九月縱怒其不朝而止之亦當于既朝而即歸之何至羈留久遠若斯也然則于防之遇其為蔓草清揚之會可知矣然而僖公一聽為之者必以此為牽絲之良姻雀屏之佳話而不以為嫌也若以季姬為已嫁之女則夫婦相會於途固屬常事而使之來朝亦閨房相勸時有之言也何與于經世之大典而書之

棠高氏之言亦甚辨當並存之以俟知者

方氏苞曰內女適人者繫國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則女而非婦明矣及者內為志蓋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也如左氏所傳則當書某月鄫季姬來其日及鄫子會于防使鄫子來朝若卒然相遇

不由期約則當書季姬遇鄫子于防以是知公羊所傳於經為合也明年季姬歸于鄫以始嫁之辭書則此非歸寧益曉然明矣凡內女之歸非失禮不書

案孫氏覺髙氏閌趙氏與權程氏端學黄氏仲炎說皆從公羊

家氏鉉翁曰以書法觀則明年九月歸于鄫此始嫁也僖公號賢君畧無正家之法魯之不競實由乎此

龔氏夢得曰子產為鄭不能奪公孫黑之強委禽乃從徐吾犯妹之所欲以與子南其習俗有自來矣公羊以為奔則已甚擇配之說吾于子南之事徵之

沙鹿崩

左	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公羊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	林屬于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

姜氏廷善曰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陽平今大名府大名去晉地遠僖公時晉猶未至於東方左氏卜偃之言蓋屬附會後儒遂以為晉地非也公羊為天下記異者得之

案沙鹿山名見漢書元后傳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公羊以為邑穀梁以鹿為山足皆安

也

又案沙鹿即五鹿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僖二十八年文公伐衛取五鹿則此時尚屬衛地

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 杜註夷伯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也

公羊 晦者何冥也夷伯季氏之孚也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 其稱夷伯何大之也天戒之

穀梁 晦冥也夷伯魯大夫也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

孔疏公穀皆以晦爲冥謂晝日闇冥也杜以長歴推之是九月三十日

故大之也

何註僖公蔽于季氏季氏蔽于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故天意欲去之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范註明夷伯之廟過制故震之

趙氏匡曰春秋遇晦朔必書穀梁成十六年傳云事遇晦書晦何得于此獨名晦冥乎公羊云天戒之故大之豈有爲天所罰翻乃書字尤爲非理大夫既死不更稱名爾原仲亦是也

案劉原父曰左氏云展氏有隱慝則夷爲展氏之謚非也大夫當繫字于氏寧有稱其謚遂舍其族之理據此則夷伯當爲夷氏非展氏也若是展氏當爲柳下惠惠係聖人又當其身尚在二十六年

展喜猶受命于展禽何至有隱慝為天所罰至公羊以夷伯為季氏之信臣尤謬是時季氏尚未得政又安有陪臣專權僭立大夫廟乎

十七年夏滅項

左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公羊　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

穀梁　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

啖子曰齊桓雖賢滅項非合義安得為之諱且春秋豈可為齊諱而使魯受惡名乎

彙纂曰左氏之說相沿已久然以城楚丘之例推之公穀以為齊滅者於理亦通蓋不書齊者蒙上伐英氏之文也與襄十年春會柤夏滅偪陽同一書法蓋會淮之後齊以淮夷之事委魯統率而自與徐人伐英滅項故僖公經畧之久至於九月乃歸爾若胡氏安國謂滅項為季孫所為案是時季友已卒子無佚早亡行父年尚幼稚然則滅項之季孫何人耶

案彙纂主齊滅之說以此時季氏尚未執政爾然項係陳州府項城縣北距曹五百里齊更在曹北與魯尚近于齊似涉風馬牛無越國鄙遠之理須更參之

方氏苞曰胡氏謂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

郪取郪取鄑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其辨公穀之誤極是但以為季孫所為故不為諱滅則未安僖公時政未下移季友子無佚早亡行父幼稚之安能擅兵而滅國蓋魯宋恃齊交之固知桓志之哀故牡丘會罷而宋伐曹淮之會罷而魯滅項耳

案齊之去項固遠而魯去今項城縣尚全隔歸德一府宋實介其間勢不能越宋取項意宋襄此時窺桓公不久將死急欲代齊霸而管仲又先歿故牡丘會罷而宋即伐曹旋即誘魯滅項欲分罪于魯以撓亂霸略為自己出頭地耳蓋項地居宋西南宋此時明以項餌魯不然魯不假道于宋無由滅項也其時季友卒而公子遂執政觀後日伐齊入杞邀功生事為宋所誘理當有之厥後地入于楚項氏世封于項其明証也豈當日魯滅之而不能有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左 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諱之也

公羊 無傳

穀梁 無傳 范註桓會不至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陳列兵車又以滅項往會既非踰年乃反故往還皆月以危之

孫氏復曰考之于經無魯侯見執之迹春秋雖曰為內諱亦不全没其事若齊侯實嘗執公亦當異辭以見之如公弑書薨而不地奔書孫使後人因以可考今經無其辭則左氏未可據也若夫人因救解魯侯而會齊侯聖人亦當恕之未可便加以非禮之辭經言會齊侯于卞則非禮可知矣左氏

之說恐未可信

彙纂曰公以滅項而見止則夫人當往請于齊不能致齊侯于魯地公為齊所止而歸則當書至自齊以見意不必致會以沒其實

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

公羊　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刀易

穀梁　言及惡宋也

孝公而還

牙爭權不葬為是

故伐之也

李氏廉曰公羊以為善宋非也春秋凡書及者皆惡之在主人而及客則非反已息爭之道在客而及主又豈仗義執言之師乎故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獨宋公以客及主乃變文以深貶之也穀梁之說精矣

霞峯華氏曰宋襄之所以為此戰者其志在爭霸也而其所藉以為名者假齊桓托孤之說以納孝公也春秋不書納公子昭而但書伐齊則伐喪而已矣此誅心之法也詳宋楚爭盟表

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

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公羊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何註魯本許嫁女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為此盟欲和解之既會反為邾婁所欺執用鄫子恥辱加于宋故没襄公

穀梁　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書曰

不書地以邾婁深為襄公諱使若自就邾婁為所執

李氏廉曰左氏以為宋公使邾執之若然春秋何以不蔽罪於宋何休以為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以此二國致忿臨江劉氏亦信其說而考之公羊傳文本無此言不知何氏何據

家氏鉉翁曰宋襄之為人好名而畏義方其為太子以讓國聞其後與楚人戰欲以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而取仗義之名豈有用同盟國君于淫昏之社無道若此者乎且春秋書法全不及宋故公穀以為非宋之罪趙氏匡劉氏敞亦同此說

劉氏權衡曰宋使邾文公用鄫子此大妄也果爾罪乃在宋不在邾令越宋理邾是為首惡者不誅而脅從者見討也詳驗經文是邾國自為盟會鄫子往參之因見執爾非復會向者曹南之盟也若即會向者曹南之盟應但云如會不得言會盟于邾

二十四年西宮災

左無傳

公羊西宮者何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穀梁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為閔宮也

何註西宮楚女所居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時僖公為齊所脇以齊媵為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故致災

范註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若舉謚又似疏祖之宮故不言閔宮而云西宮也

孫氏覺曰是僖公所居之西宮以其在西故云西爾公羊說是也穀梁以為閔宮案僖公繼閔而立若實閔公何妨言新宮為其已久何妨言閔宮乎

案何休每於公羊本文之外另造事端如十四年季姬使鄫子來朝公羊云使來請己何休遂生出

要遮淫泆又云季姬本許嫁于鄫因此兩國交忿而至鄫人用鄫子于社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公羊云媵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何休遂生出僖公本聘楚女為夫人後因媵于齊女而楚女廢居西

宮怨曠以至此年西宮災以漫不相涉之事牽合傅會可發一笑不獨此二事為然也

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 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云云公曰云云既陳

公羊 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君

穀梁 須其成列而後擊之衆敗身傷七月而死信而不道何

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

范註言宋公守匹夫之狷介未識至道

案春秋于此戰書日書朔以楚之驕横至此已極故謹而詳志之爾公羊云文王之戰不過是謬哉

劉氏敞亦云忠厚有德之用心雖師敗國削猶非其恥而以穀梁之說爲悖者愚不解其何意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

左無傳

公羊何以不名宋三世

穀梁其不稱名姓以其

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何註三世為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以正其義

在祖之位尊之也

范註孔子之祖孔父死宋殤公之難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不忍稱名氏

劉氏敞曰公羊以為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案經現書大夫則非無大夫明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說僻不經乃至于此穀梁曰以其在祖之位尊之春秋非孔氏家牒何得擅諱其祖名

孫氏覺曰不書名簡失之爾

棠公穀之妄不待言何休更謂禮不臣妻之父母此出何經典聞天子有不臣父之文未聞不臣妻之父也此見漢世尊崇后族遂妄造此語爾

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左　討是二盟也

謂洮向二盟

公羊　其言至酅弗及何侈也

穀梁　侵曰人追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

胡傳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無備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也酅齊地

彙纂曰侵書人追書師穀梁謂以公之弗及大之蓋謂弗及為怯故大齊師以諱其怯即劉氏敞所謂為公之弗敢及張之公羊以至酅為侈意亦如此非如孔疏所云變文以美公能逐齊師也至胡傳謂齊為誘以為前書人見其弱以誘魯後書師是伏其衆以邀魯果爾則城濮柏舉二役俱書楚人敗書楚師豈亦楚為誘以誘晉與吳耶惟孫氏復蘇氏轍謂不可言公追齊人故曰師似為近理

案至酅弗及胡傳深入之說為較得聖人之意魯以小國而敵與齊大國為仇乞衰于楚遠交近攻窮追深入見公之不量力而黷武名外夷而陵諸夏可恥之甚下速書如楚乞師以楚師伐齊取穀會諸侯盟于宋公子買戍衛仗楚之力惟命是聽合與國而與齊宋為難使非晉文之與齊宋又將

折而入於楚周室之不亡幾希矣蓋自齊侯小白卒至晉侯侵曹伐衛統計歷十有二年中間連書數十事著楚頵暴横諸夏瀾倒見晉文之一戰而霸為萬萬不可已或乃以復怨為晉文咎豈非信傳不信經之過哉

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左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

公羊 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其言

穀梁 再稱晉侯忌也 范註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

衛取五鹿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侵曹何致其意也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

趙氏匡曰公羊云致其意聖人不逆詐豈未行其事而先致其意乎穀梁曰惡也凡書侵伐皆罪之何得再方為惡乎

家氏鉉翁曰楚攻宋不已勢將并兼文公首以救宋為事春秋不間事而重舉晉侯所謂言之不足

而重言之謂其先天下之所難慰諸侯之望爾

衆侵曹伐衛胡氏以為譏復怨朱子又謂伐衛致楚為譎皆非也曹衛以諸姬且又北方大國非如陳蔡弱小密邇于楚者而相率從楚為之羽翼此門庭之冦勢不得不先除何得以復怨譏之哉且其時陳蔡鄭許從楚圍宋矣曹衛又即楚魯又乞師於楚伐齊未即楚者獨晉與齊宋而齊宋方有倒懸之急晉欲救宋則恐曹衛之議其後此即王者用師義當先討安得為譎文定又以書楚人救衛為予楚而譏晉尤非也唐用兵討吳元濟而王承宗李師道救之豈得謂予其當救哉書楚人救衛益著衛從楚之罪書公子買戍衛益見公黨楚之非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 猶三望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杜註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郊祀望而祭之

公羊 三望者何望祭也曷祭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

穀梁 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范註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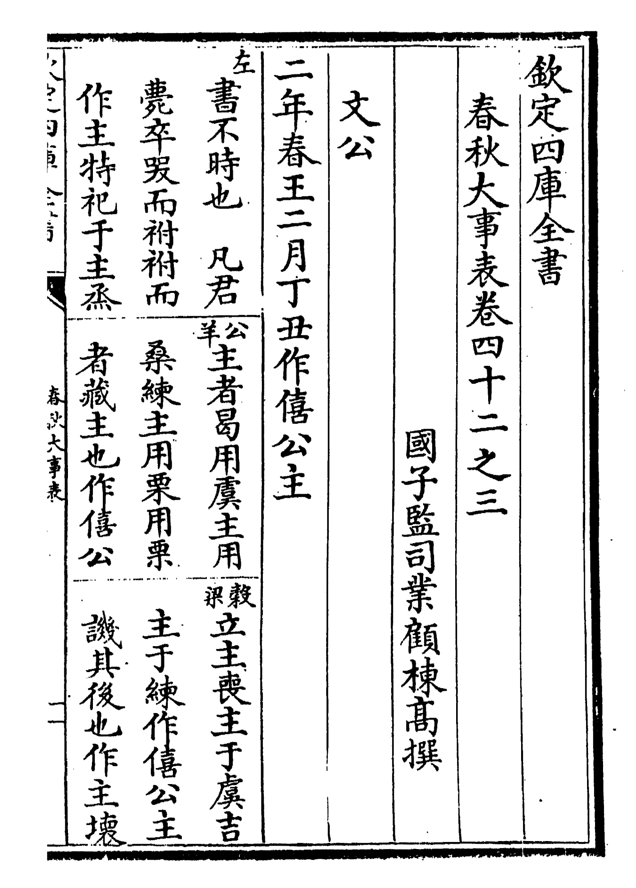
張氏洽曰鄭杜恐臆說蓋天子四望魯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書曰猶言不當望而望祭也如使魯望不出境何為言猶以譏之公羊之說必有所傳

汪氏克寬曰周官四望蓋望四方令魯三望蓋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河在魯北也

廬陵李氏曰三望之異同左氏以為分野星及封内山川公羊以為泰山河海穀梁以為海岱淮據

三家皆不以三望為非禮止譏其舍郊而望此已失之况望乃祭山川之名何得以為分野之星若三望為魯之封内魯所得祭則常事不書矣胡氏獨取公羊為得之泰山魯所得祀河海非魯封内也故不當祀猶者可已之辭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三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文公

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左	書不時也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	
公羊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	
穀梁	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	

嘗禘于廟

杜註諸侯以上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尸柩已遠孝子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祀之于寢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

正義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于是乃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

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

何註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

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楊士勛疏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傳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

案此後世祔廟除几筵之所以不一其說也左氏則以三年為斷穀梁則以練為斷而儀禮士虞禮記云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康成注祔已主反于寢鄭蓋據左氏之說以釋儀禮而非儀禮之本文也至檀弓云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蓋亦以周祔太蚤急於神其親則儀禮之云祔蓋即以卒哭之明日入主于廟矣殷練而祔即穀梁之說也賈公彥疏儀禮又云惟祔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于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楊士勛疏穀梁亦云作主壞廟不同時蓋俱以左氏三年之說為是故為勉强遷就其說而均于本文未順總之祔有三說謂卒哭而祔者儀禮明日以其班祔是也謂練而祔者穀梁于練壞廟是也謂三年而祔者左氏喪畢吉禘是也陸象山居母喪欲卒哭而祔除几筵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問朱子朱子告以儀禮註祔已主反于寢象山謂非

經之本文不足據信朱子痛闢之以為無論古禮但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孝子之心豈能自安後儒多疑朱子謂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既祔廟而復反寢特出鄭氏之刱說朱子乃棄經而信注可乎朱子又謂穀梁但言壞舊廟而不言遷新主安知其非于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耶又謂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祔于所當入之祖廟并祭其祖是祖孫同廟而享至喪畢祖遷于高祖廟高祖藏于夾室然後奉新死者之主入廟穀梁謂壞廟易檐改塗正是祔以後遷以前之事此更融左穀之說而一之與楊疏亦大同小異以明卒哭而祔之必不可也汪氏克寬謂卒哭而遷廟遷用吉祭非人情故文定取穀梁之說家禮則告祔于卒哭而祔廟于大祥于儀禮左氏蓋兩從焉開元政和二禮卒哭後不祔廟至三年禫後始祔自唐宋以後未之有易矣

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 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杜註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

公羊 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何註王子虎即叔服新為王者使來會葬

穀梁 叔服也何以卒之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范註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叔服執重任以守國

趙氏匡曰臣無外交之禮今死而赴故書以譏左傳曰禮非春秋之意

陳氏傅良曰公穀以為叔服非是

家氏鉉翁曰周綱既替王臣外交死無不赴者春秋皆削不書獨書王子虎賢也自晉文之霸辭命多出於虎嚴重有法得訓誥諸侯之體蓋王臣之賢有德者穀梁之說得之公羊以為嘗會葬私矣

雨螽于宋

左　隊而死也　公羊　雨螽者何死而墜也　穀梁　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

王氏樵曰螽非上墜之物來多而墜故書雨見災甚耳既為災則非墜而死矣左氏因雨字而生說耳

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食屋之茅茨驗嘗有之

案果如左公羊之說則是螽不爲災矣春秋何用書乎故當從穀梁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左 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

公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娶乎大夫者畧之也

穀梁 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親逆而稱婦何其速婦之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其不言氏何也夫人

與有貶也

范註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于齊

彙纂曰納幣卿行則逆婦必非微者葢文公自行也聖人惡其成禮于齊故沒公不書以示貶穀梁得之而左氏非也公羊以為娶于大夫則失之遠矣先儒譏喪娶亦可兼用葢圖昏于喪服而成禮於婦家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程氏端學曰春秋稱婦姜者三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皆以婦言之豈皆先成禮者哉葢稱婦者有姑之辭非以成禮而稱婦也

案積齋之辨甚明曉彙纂斥左氏而從穀梁非也從古人君無就婚贅壻之理此乃委巷之談烏得以穀梁為是哉先儒又謂出姜不書至為文公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方逆而已成為婦未至而如在國中此因婦之一字遂併其不書至亦委曲以成文公之罪此真所謂憑空揑造也然則左氏之說得歟曰亦非也逆者安知其非卿則常事不書春秋書之者為十八年夫人歸于齊立案也婦者有姑之稱書逆婦姜以明其為嫡夫人非敬嬴之所得比也春秋因末以原其本特書之以正襄仲及敬嬴之罪先儒又謂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其說正相反如此則聖人乃是為襄仲出脫是與于亂賊之甚豈有此理哉

方氏苞曰繳者逆故不以名見不以夫人之禮致於廟故不書至蓋宣公之立也長此時敬嬴仲遂

之邪謀已萌文公昏懦不能察是即他日子弒夫人大歸之兆端

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左　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公羊　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

穀梁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趙氏匡曰若以殺大夫衆而不書名則晉殺三郤鄭盜殺大夫何又悉書乎若實殺有罪何不書死者之名左公羊之說皆非也

吳氏澂曰宋人者非一人也見國亂無政而臣庶得以擅殺大夫也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梁作萩

左傳無關經義故不錄

公羊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穀梁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

陸氏淳曰公羊云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荆人來聘是許夷狄案例凡未命之卿來魯皆書名無他義又文公已前不書楚大夫者使命未通耳有何許之乎榖梁云以其來我褒之聖人設教豈以來我則褒之

案是時秦楚交病列國以魯為周公之後故俱來通好以為遠交近攻之計楚欲圖北方而來聘秦欲伐晉而歸襚其情一也聖人書之以志夷狄之窺伺霸業之中衰若以為慕義而予之商臣負滔天之惡豈區區一聘遂可云與其潔不保其往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

公羊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榖梁秦人弗夫人之也即外之弗夫人而

禮焉書之以無忘舊好	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	見正焉范註言秦人弗以成風為夫人故不言夫人用見不以妾為妻之正

趙氏匡曰春秋之作以為經國大訓一字之義勸戒存焉若但以無忘舊好則書恐非聖人之訓

啖氏助曰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公羊曰兩人誤也

案穀梁之說諸儒多從之以為僖公以妾母稱夫人天子不能正而秦人能之故書法云云愚謂此義亦甚迂僻豈聖人欲正嫡妾之分必借秦人以立義且秦之弗以成風為夫人于何而見也善乎文定之言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為人夫者不可亂嫡妾之

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為人子者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其義大而精矣

十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作盛）

左　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邑名）國人不徇（順也）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

公羊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何註前為魯所滅今來見歸猶當加意厚遇之

疏云莊八年師及

穀梁無傳

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杜註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可以竊邑之罪加之

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成即郕也

趙氏匡曰諸侯嗣位未踰年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況未嗣位乎左氏之說非也失地之君例書名若以兄弟之國不名曹伯陽衛侯衎何以書乎公羊之說亦非也

劉氏敞曰魯但以諸侯逆之便謂之郕伯春秋遂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何以稱不登叛人哉意者先郕伯以去年卒太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以其即位曰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　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

公羊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

穀梁　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

姬言非女也

稱子何貴也母弟也

啖氏助曰左氏此傳大誤當在成八年杞叔姬卒之下誤置此爾蓋當時有杞伯請無絕昏之語而作傳者見此年有杞伯來朝又有子叔姬卒遂妄置於此而更加請絕叔姬四字以牽合之其實此年來朝與子叔姬卒自是兩事初不相關也成公時叔姬自杞來歸此是別一叔姬六年七年中杞曾使使來請無絕昏故八年杞叔姬卒九年杞伯來逆其喪以歸若此年子叔姬自是魯女未嫁者爾與伯姬卒同義無他說也

案左氏于叔姬前後事多牽合因此年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遂以叔姬為伯姬所求之婦以不繫

杞為出而見絶又以成八年書卒之叔姬即杞桓所請續為昏者夫八年之叔姬係五年來歸見于經文為杞所出確有明據乃以一事分作兩事遂以杞為兩出魯女又以兩事聯作一事以兩女係姊妹世豈有絶一姬復請一姬逮後姬續昏矣又復出之至其喪而請之杞小國何肆無忌憚乃爾魯又懦弱惟命是聽耶其誣妄甚矣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為是另有論附凶禮後

啖氏又曰穀梁云稱子者公之母姊妹案經文稱子明是時君之子乃云姊妹有何理哉

十三年世室屋壞世左穀作大音泰

左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羊　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

穀梁　大室猶世室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

杜註太廟之室

室群公稱宮何以書譏久不修也

之廟壞志不敬也

吳氏澂曰左穀誤世為太穀梁謂太室猶世室以為伯禽廟字雖誤而義與公羊同杜氏以為太廟之室夫廟制中央一室謂之太室豈太廟之中前堂後寢左右夾室東西二廂皆不壞而唯中間一室獨壞也于義有不通矣

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羊作接

左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

公羊 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

穀梁 是郤克也其曰人何微之也長轂五

于邿邿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于邿婁力沛若有餘邿婁人曰貜且也長郤缺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其稱人何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百乗緜地千里過入人之國欲變其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未伐而曰弗克納何也弗克其義也

趙氏匡曰若實用諸侯師經不合不書公羊云大之此乃譏其不量事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大之哉又云不與大夫專廢置君縱令諸侯豈得專廢置何但大夫此乃譏辭非實與而文不與也

彙纂曰經書弗克納者善之書人者貶之大夫與兵以廢置諸侯奉不正以奪正雖見義而徙不得無罪故穀梁責其知之晚而劉氏敞以為不免于貶也公羊雖以為貶而實與而文不與之說不可以訓

趙氏鵬飛曰是時盾之意在晉而不在邾使克邾而失晉則為盾之損多矣盾之為此蓋欲釣反義之名聖人照見其真情竊君子之名而文小人之計故特書曰晉人公羊乃以為郤缺于時晉權在

盾使郤缺在行則亦盾意耳左氏事實為詳且先於二傳當從左氏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

公羊　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

穀梁　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

疏曰單伯是天子命大夫魯遣送叔姬未至而與之淫王則闇于取人魯

執子叔姬

若異罪然

何註深諱之使若各以他事見執

則失於遣使故經不書叔姬歸于齊再舉齊執之文使若異罪然所以為諱也

劉氏敞曰若單伯為周大夫何以明年書單伯至自齊乎公羊曰道淫齊舍未踰年魯人豈以女子之縱令世衰多居喪而娶者春秋猶當書子叔姬歸于齊穀梁曰私罪何不用陳袁濤塗鄭祭仲例以解齊人乎

彙纂曰左氏因周有單子遂疑單伯為王臣公羊因單伯不稱行人疑為已罪又因經文執單伯與執子叔姬相連遂疑為道淫穀梁亦謂單伯私罪子叔姬同罪二傳之誣罔較左氏為尤甚使叔姬

蒙不白之究豈可訓哉

趙氏鵬飛曰聖人再書齊人不曰執單伯及子叔姬嫌於淫也公穀反以淫目之不達經文妄疵人爾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公羊　無傳

穀梁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案孫氏覺謂昭公闇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俱鄭國因間以謀其國于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聖人善其憂國而舉職故稱其官而不書使見其合於事宜能其官也與屈完高子來盟同一書法張氏洽趙氏鵬飛俱從之彙纂亦主其說而駁胡傳愚謂胡傳未可盡非也案八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左氏云大司馬公子卬昭公之黨握節以死則此司馬華孫為公子鮑之黨可知矣明年書宋人弒其君晉衛陳鄭同興師致討而魯不與則此來盟為結援求免可知矣始也削其君之左右而大樹私人令也謀動于大惡而先求援列國則此盟之為專行無上不動顯然乎不書使者明非昭公之意而公子鮑之意也與屈完高子正自美惡不嫌同辭

齊氏履謙曰特書其官見其為夫人之黨殺公子卬而代之位者家氏鉉翁謂耦實子鮑之私人使

之歷使諸侯孫自結以免討與愚意合

十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左　有蛇自泉宮出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杜註以為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　正義云蛇自宮出

公羊　泉臺者郎臺也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穀梁　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

宣公

而毀其臺則臺在宮內人見從宮而出毀臺并毀其宮也

何註即莊公三十一年所築臺於郎者譏臨民之漱浣解云以漱浣與泉臺之義合明此臺之近泉也

案左傳註疏則泉宮當為聲姜所居如東宮西宮之屬在魯宮閫之內因姜氏薨而毀臺劉氏敞謂迷民以惟者是已公羊郎臺之說鑿空何休以意牽合甚屬費解另有論附凶禮表後

黃氏仲炎曰申繻有言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文公不知修德弭災乃歸咎于土木之無知而毀之非勝不祥之道也

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左　尊夫人也

杜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

公羊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

穀梁　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

朓氏虔曰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

啖氏助曰不稱公子夫人何以尊乎左氏不知有一事再見者第書名從省文之義故妄說爾

案夫人不稱氏公穀俱以為貶夫人胡氏亦因之遂有夫人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則可免之說固

哉此見也孔氏穎達曰女之出嫁事由父母從夫喪娶父母之咎豈可貶責夫人此豈是宣公淫掠而欲令齊女守貞乎斯論最快

趙氏鵬飛曰書婦姜誅敬嬴也婦者有姑之稱姜氏既絕而歸齊婦安得姑書婦姜所以見妾母專政著敬嬴之欲速以姑自居也

黃氏仲炎曰宣之遂猶桓之翬也或曰譏喪娶或曰譏不親迎其猶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乎

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 將戰華元殺羊食

公羊 無傳

穀梁 獲者不與之辭也

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范註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華元得衆心

陸氏淳曰軍士猶饗之况其御乎御既寡且親近必無不與左氏不可從也又言咨城者之謳皆近誣穀梁言盡其衆以救其將此但緣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有何襃貶乎晉侯夷吾之見

獲自為馬陷濘中師實不敗各依事實而言無煩曲說

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公羊 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何註為公取向作辭也

穀梁 及者內為志焉爾伐猶可取向甚矣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

陸氏淳曰聖人設教豈為魯欲取向妄加莒事穀梁云弗肯者可以肯也案書不肯者明莒非以他事見伐且譏公爾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 陳即楚故也

公羊 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其君者趙穿也

穀梁 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也

劉氏敞曰公羊之問意欲發盾非弑君而不知非也弑君復見者寧止盾宋萬復見亦非弑君乎穀梁謂不言帥師不正其敗前事亦非也將卑師少稱將此通例耳

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公穀作頃熊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公羊：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

穀梁：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汪氏克寛曰穀梁譏不克葬而左氏以為得禮近世名儒亦有講于此者謂雨而無害于力役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為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為非然二者在子孫之誠敬何如爾夫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以雨故不克葬則無備可知謂之無毁不可也

程氏端學曰劉氏敞有慎終追遠人情不忍遽之論引雨霑服失容則廢朝會以為証又謂潦車載

簑笠特未葬遇雨之用然既至墓所亦當有覆墓之屋若今草舍之為豈得忽然不顧使雨水泥潦汚溼所穿之壙哉特禮經偶不載此耳且春秋不書常事劉氏嘗自言之使不克葬為得宜則春秋不書矣若胡氏謂敬蠃逆天理而大雨不克葬為咎徵夫雨者四時常有之物非若震雷疾風之為天變也據經但言雨不克葬是當責人事之未備不敢遽謂天道之變常也

梟纂曰雨不克葬當從穀梁喪不以制之說左氏之說非也

九年秋取根牟

左　言易也

杜註根牟東夷國

公羊　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

穀梁　無傳

楊士勛疏居母之喪繼非邾邑豈容

也

何註時屬有小君之喪

無諱當如左傳以根牟為國名

案魯自中葉以後凡取邑皆不書不以取邑為重也故取鄟取邿皆國名況邿在魯南而根牟在魯東北邿小國邑豈能到此至越氏木訥謂伐萊取根牟皆齊事但中間隔一秋字耳尤謬貽八年蒐於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明是魯地何得言齊取乎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

公羊無傳

穀梁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

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案洩冶以直諫死而杜氏承左傳之說言不為春秋所貴胡傳亦謂冶雖效忠猶在宋子哀魯叔肸

之後仕昏亂之朝異姓宜如子哀潔身而去貴戚則不食其禄如叔肸焉可果爾則龍逢比干為沽直以取禍矣豈所以垂世立訓為此説者皆由執書名之例誤之也彙纂曰禮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死猶名則大夫死而名之宜矣子哀之奔未嘗死也季友仲遂叔肸之卒雖賢姦不同而生而賜氏不可以為例朱子釋危邦不入謂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耳洩冶為陳之臣食陳之禄以死生争之而不悔此正盡道而死乃傅會牽强鍜鍊周内是使鄙夫藉口挈天下而為頑鈍無恥也左氏所載孔子引詩黄氏仲炎以為非孔子之言其見卓矣今故以穀梁殺無罪之説為主

方氏苞曰胡氏謂洩冶書名在子哀叔肸之後益誤矣叔氏也肸名也子哀亦名也春秋無書字之

法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羊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於我也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穀梁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趙氏匡曰已取之又言未絕公羊何迂誕之甚言我者為濟水長不必盡是魯田以别他爾穀梁言如齊受之棨但言歸我則足知其來也省文爾哀八年歸讙及闡豈是公受之乎

齊崔氏出奔衛

左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公羊其稱崔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穀梁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胡傳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為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彊于此舉氏辨之早也其

說得矣

彚纂曰三傳及胡氏各執一說其理皆可通愚按穀梁之說最謬左氏亦未得大凡稱氏者亦只一人春秋時有此稱呼名號非謂舉族也如隱三年書尹氏卒豈謂舉族皆死乎詩稱尹氏太師豈舉族皆為太師乎大抵彊家而為世所指名則稱曰氏如晉韓氏趙氏之類當日崔宗強高國惡之故赴告特曰放某氏于衛魯史亦順而書之耳亦非能舉族盡出之也如使舉族出之則當其入高國見在何又聽其舉族復入乎約略是崔杼之祖父不必定其為何人也左氏以為崔杼歿崔杼弒君去此凡五十一年則趙氏鵬飛駁之為是且既曰崔杼矣弒君之賊何足矜憫而于其出特書崔氏以明其非罪乎左氏泥于稱名不稱名之說故多此謬解

家氏鉉翁曰春秋繼齊惠之死書崔氏出奔誅高國也君內未寒而逐君之黨併及其族惠死而齊人棄崔氏宣薨而魯人逐歸父皆志其無君不為崔氏與歸父書也似更得之

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

書有禮也

公羊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

穀梁

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于陳也

討也

啖氏助曰若以納亂臣為有禮孰為非禮穀梁謂不言入外徵舒于陳案經文皆依先後次第而書耳何煩妄為異說徵舒弑君之賊其罪自顯何須外之凡稱日以隔文者以明先後其例甚多

劉氏敞曰公羊以楚子稱人為貶非也此猶蔡人殺陳佗言人人之所得殺耳且外討弑君之罪有何不得乎穀梁言外徵舒于陳尤非也春秋係記事之書先殺而後入皆其實録豈紛紛然更易古事以便私意哉

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 六月癸卯晉荀林 公羊 潞何以稱子潞子 穀梁 滅國有三術中國

父敗赤狄于曲梁 之為善也躬足以 謹日甲國月夷狄

辛亥滅潞 亡爾 不日其日潞子賢

也

案春秋所以書此者著晉之暴且譏其棄宋不救忘中國而事外夷逐利忘義為世戒爾至潞子之善何足褒哉其稱子爵自當子爾公羊泥于稱爵為褒之說穀梁專以日月生例遂以為賢而進之可笑殊甚本不足辨舉此以例其餘爾

初稅畝

左 非禮也穀出不過

公羊 譏始履畝而稅也

穀梁 古者什一藉而不

藉以豐財也

古者什一而藉

稅初稅畝非正也
非公之去公田而
履畝什取一也

霞峯華氏曰稅畝之說據左氏云穀出不過藉借也所借民力以耕之公田也公田藉民力以耕雖出穀以供上而非民田所出名曰藉不名曰稅故曰古者助而不稅然則稅者稅其私田也公羊云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言什一而藉不言稅藉非稅也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則履畝而稅非什一也穀梁云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也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則稅畝為稅其私田又斷可知也朱子所以取杜氏之說蓋據三傳之文合之孟子助而不稅之說為確而有徵

矣

案彙纂曰税畝之説公穀皆以為税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杜氏預以為既取其公田又税其私田什之一則為什而取二胡傳主公穀而朱子從杜氏霞峯華氏謂三傳本合一公穀云税畝即税其私田之什一公穀之説原不殊于什二之説也大快大快

十六年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

左 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杜註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

公羊 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

穀梁 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孔疏楚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知榭是講武屋也

爾

彔慕曰公羊以宣榭為宣宮之榭夫宣廟即或未毀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胡傳以廟制似榭故謂之榭亦非也爾雅所紀廟寢臺榭規模判然不同何得混而一之乎二傳又謂樂器存焉尤非也榭既無室何以藏樂器惟杜氏預以為講武屋而孔氏穎達引楚語以證之此為不易之論成周為周之東都吉日車攻咏宣王講武之盛則宣榭之為宣王無疑矣

成公

元年三月作丘甲

左 為齊難故

公羊 何以書譏始丘使也

何註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

穀梁 作為也丘為甲也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丘作甲非正也

胡氏寧曰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爾今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其于賦增三分之一也杜征南最號知兵註此亦誤

家氏鉉翁曰丘甲之說三傳不同公穀謂課丘民自為甲固未得經意杜氏謂使一丘出一甸之甲加四倍之歛亦不至若是之甚考周禮及司馬法四丘為甸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作丘

甲云者每丘出一甲一甸出四甲而古兵制始壞于此矣

張氏洽曰每一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

案如張氏之說則一丘之中平增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凡百人為兵矣趙氏鵬飛則謂止增甲士丘出甸之甲士三人而不增步卒之數蓋欲精悍多而冗卒少必于取勝明年鞌之戰果大敗齊師首增甲士亂先王之制故聖人書曰作譏作偁也如此說則甸出長轂四乘甲士十二人而步卒七十二人如故一甸之中止平增甲士九人其說甚創又古者兵制每乘七十二人蓋左右及後各二十四合成七十二之數今四分之每乘止得步卒十八人行陳步伍俱須改易未知有此理否姑存以

備考

黃氏仲炎曰丘出甸賦則什賦三四矣何至哀公時曰二吾猶不足曰魯為伐齊故作丘甲一時暴

民非必以為常也惟初稅畝用田賦為常制爾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戎

左 秋王師來告敗

公羊 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穀梁 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

之晉也

家氏鉉翁曰穀梁為尊者諱敵不諱敗此義正矣但公穀皆以為晉敗王師則無是也

啖子曰若晉敗王師而改曰貿戎是掩惡也如何懲勸乎

方氏苞曰鄭伯敗王不書此何以書戎敗王師猶可言也諸侯敗王不可言也

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左 無傳

杜註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公羊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

穀梁 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

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

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家氏鉉翁曰公穀皆以為得禮惟常山劉氏以主未遷入不當哭書哭所以譏而胡傳從之愚竊以公穀之義為正也宣公之薨至是二十八月則主已入廟方入廟而遇災人子之痛切為甚成公可謂知所哀而哀矣焚先人之廬猶三日哭況廟為火所燬乎以為不合于禮大失聖人之旨

案孫氏復曰三日哭哀則哀矣何所補也孫氏覺曰曷若無災而不哭之為愈也杜氏諤曰若以為禮則常事不書案春秋有合禮不書之說故諸儒多以為譏然所謂譏者一則謂宣公篡弒得國火焚其廟示有天道一則謂成公不謹于火備致有天災義俱可通若以新宮災為不當哭則大非矣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 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公羊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武宮非禮也

穀梁 立者不宜立也

啖子曰左傳之意以為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若然則煬宮復何謂乎

劉氏敞曰丘明以武宮為武軍杜氏知其謬妄因護曰既立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宮二說皆非是

左氏欲解經以武宮為武軍杜氏欲解傳遂取武軍為武宮比難以通者也

取鄟

左言易也

杜註鄟附庸國

公羊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穀梁鄟國也

李氏廉曰鄟為微國左穀皆同公羊以為邾邑者非汪氏克寛謂春秋取人之地未有不繫國者苟以諱亟而不繫邾則僖公取須句訾婁可謂亟矣何以繫之邾耶

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禮也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

穀梁無傳

棃東萊謂公孫以同族兄弟而為君納幣非遠嫌之道趙子亦謂若合禮則常事不書而劉氏敞則曰凡諸侯之大夫孰非公孫者昏禮稱父兄師友父兄猶稱之况公孫乎彙纂謂班馬以後皆以人之賢否繁殺其辭伯姬有賢行舊史特詳録之聖人因而不革書納幣書來媵書歸宋書致女辭繁而不殺皆縁末録本之意公羊以為録伯姬者得之胡傳以使卿納幣為越禮者非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作錫

左

秋名桓公來賜公命

公羊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何註春王正月之稱王文不變其餘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

穀梁曰天子何也見一稱也

范註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

啖子曰二傳不知文之誤强穿鑿爾

程氏端學曰啖說近是蓋天子天王雖同然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中天王之見經者三十有二惟此

稱子爾故知誤也

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

公羊 無傳

穀梁 無傳

故也

趙子曰按此若實事則無不告諸侯之理經不應不書又曰會于瑣澤成故也按此會楚不與何以証其成乎故知並謬也

劉氏敞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令楚鄭不至魯衛自盟何耶且合晉楚者宋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令三國會而已又何耶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

彙纂云西門之盟左氏備載其事而不見于經趙氏匡遂以為左氏附會劉氏敞亦謂傳未可信然若果無此盟則郤至與公子罷交相往來何以歷歷如繪耶蓋晉楚為成春秋惡之故聖人削而不書耳

案彚纂之言非也晉楚為成春秋所惡正當特書其事以示戒無為削之以諱其惡且此而可削何不併宋與虢之會削之之學者寧信經而疑傳可也

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

公羊　無傳

穀梁　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尊夫人也

黄氏仲炎曰春秋内大夫或稱族或舍族者以前後一事故後從省文爾豈復有意義其間哉左氏之說妄也

彚纂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程子獨辨之以為親迎者迎于所舘未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其說是也此條穀梁以為譏不親迎而胡氏從之又謂或迎于其國或迎于境上終似未有定見既曰迎于境上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迎之乎故當從程子

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左　無傳

公羊　公孫嬰齊也曷為

穀梁　此公孫也其曰仲

杜註嬰齊襄仲子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孫以王父字為氏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

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范註謂父有弑君之罪不稱公子故子亦不得稱公孫

劉氏敞曰穀梁謂子由父疏不得稱公孫則歸父何故稱公孫乎

賀氏仲軾曰魯人立後重在仲遂不重在歸父謂魯人為歸父立後是閔歸父也季孫與仲遂同為逆原無惡于仲遂直因歸父欲去三桓故季孫怒而遂之安有為立後之理此亦事情之易見者葢是時魯有兩嬰齊一為叔肹子一則仲嬰齊皆公孫也皆見于經如俱稱公孫則此卒者知為何嬰齊耶且以公族言則皆公孫以親疎言則仲遂為莊公之子叔肹為文公之子世次亦既有辨則仲嬰齊從君賜稱氏而叔嬰齊稱公孫亦情理所安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	公羊	穀梁
蕩澤即山弱公室殺	無傳	無傳

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令公室卑而不能治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山許之乃反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

何註不省文復書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故繁文以大之也大夫山不氏者以譖華元故

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出舍于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五大夫遂出奔楚

杜註蕩山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罪

趙子云按經文云奔晉又云自晉歸于宋明白可據傳乃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

顯與經背且魚石自請討山則是處無過之地何用復奔楚即令為與蕩氏同族慚而自去則是知恥之人後不應却入彭城為亂又云華元自止魚石按國亂用兵相攻是仇敵也如何自止之乎考之事理無非乖謬魚石直與蕩山同惡爾

案經文則華元明借晉力以討亂故元歸而山誅魚石出奔公羊註所云無可疑者二人蓋同惡相濟魚石更挾楚以叛釀成大禍故五大夫出奔而經獨書魚石為首惡如此安有請討山之事左氏之說妄爾且華元懼桓氏族大欲藉晉力以討此亦如石碏借陳力以除州吁亦何所不可而必穿鑿其說乎諸儒多以傳事強合經文謂華元本意欲求晉討彊臣以張公室既而為魚石所止遂討蕩山與晉討無異故春秋成其志而書曰自晉歸于宋如此則春秋紀事不以實也劉氏㪚更謂華

元內有魚石之援則不待挾晉為重以求入蕪子由謂鄭子產為政豐卷徵役將叛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其事相類夫子皮忠臣魚石亂賊何可比例就使魚石果有止華元之事而華元為魚石止何足榮從晉而入何足病而必舍彼取此乎皆由信傳不信經之過也

又案積齋或問山不氏左氏以為背其族何氏以為譖華元固不足信孫氏以為大夫之未命石氏又疑其脫竊意大夫三命者氏再命者族孫氏之說為近之木訥則謂聖人奪其族以示罪愚嘗折衷其說大夫未命不稱氏此只可論于隱桓之世齊桓以後列國皆命大夫無不稱氏況魚蕩向鱗皆桓族豈有三族皆稱氏而蕩獨未命不氏者木訥之說即杜氏之說杜氏以還害公室發明左氏背族之義甚明顯蓋擅殺命卿紊亂國典乃必誅不赦之賊不止背族與譖華元而已左氏失之晦

何氏失之小木訥直斥為亂臣較杜氏更的當當以聖人削去之說為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　始通吳也

公羊　曷為殊會吳外吳也

穀梁　會又會外之也

劉氏敞曰公穀俱云外吳非也一地而再言會者明一會爾

趙氏鵬飛曰齊之盟盂之會春秋未嘗外楚此何獨外吳說者又謂尊吳故殊會與首止文同聖人豈以吳比王世子哉襄五年戚之會吳人在焉而不殊會蓋戚為衛地晉侯合諸侯于戚而吳以人

來會故文不殊鍾離柤向皆近吳晉合諸侯往會之故曰會以會事殊文異其義甚顯無庸曲說

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郤至曰楚犯天忌我必克之及戰射共王中目旦而戰見星未已

公羊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敗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

穀梁 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楚不言師君重于師也

苗賁皇徇曰云云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乃宵遁

敗績末言爾

何註末無也言當舉傷君為重無所取于言師敗績也

李氏廉曰公羊以晦為晝冥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正二十九日穀梁是也

王氏樵曰楚子敗績不言師君重于師也泓之戰宋公傷股而不書宋公敗者泓之師亦大敗而鄢

陵楚師未至大敗也

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脤公作軫
穀作蜃

左 文無解經義不錄

公羊 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也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

穀梁 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
范註嬰齊實以十月壬申日卒而公

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矣然後卒之

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移壬申在十一月之下是先君後臣之義

陸氏淳曰穀梁謂致君而後錄臣案春秋係編年月之書一例以先後書之且先言卿卒後言公至皆實事何傷教乎二傳總不達其文謬誤之理遂妄說爾

劉氏敞曰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公羊之說非也公既已許之則成大夫矣先公未至卒之何傷乎假令國人一時未知公命公至告之乃追錄其卒亦宜追錄在致公之前不宜移其日于公至之後也又公孫敖卒于齊彼不待公命何為卒之哉案此條春秋經文之錯簡詳見闕文表

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左 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

公羊 無傳

穀梁 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

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彚纂曰稱國以弑穀梁以為君惡甚胡傳以為眾之諸儒多主其說謂君為一國所共疾則與眾弑之所以分其惡于眾夫春秋以立臣子之防豈有為之亂賊分惡者哉且即以晉論靈與厲相去不遠而靈則書盾厲則稱國何也葢穿弑靈公時則有董狐之直筆趙盾遂受惡而不辭令書弑厲公史筆未必如董狐書亦未必受惡其赴告于列國必有所以諉其罪者魯之舊史從其所赴而書之矣

春秋不與其誘也故書曰晉弑其君使天下後世考其被弑之實而真兇不得以漏網此聖人之特筆也

案穀梁之說謬矣朱子謂晉字下應有弑君賊名亦未審當日之情勢也蓋春秋之經因舊史舊史之文從赴告里克殺卓子而立惠公惠公旋殺里克則以弑赴告於諸侯曰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本國既以弑赴魯史得有所據而書之矣若悼公當日未能誅欒書也既未能正書之罪則其赴告自必含糊其辭或稱衆弑或誘于他人弑俱未可知赴告既無欒書名氏魯史何從指實魯史向無指名春秋何從增造為書偃未減者固非謂春秋宜自書偃者則聖人不能違魯史而自定刑書也不然聖人豈嚴于里克而獨寬于書偃哉

襄公

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
春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于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

公羊
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楚已取之矣曷為繫

穀梁
繫彭城于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范註彭城已屬魚石今猶繫宋者崇君抑叛臣也

之宋不與諸侯專
封也

趙子曰按此乃是夫子裁其邪正不得不如此立文何闕不登叛人與成宋志哉公羊曰不與楚專封此是楚取彭城令魚石守之耳豈名封國乎穀梁曰不與魚石正也與叛臣豈疑其為正哉意不

應如此

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會于戚孟獻子曰　公羊虎牢者鄭之邑也　穀梁若言中國焉内鄭

請城虎牢以偪鄭
冬復會于戚遂城
虎牢鄭人乃成

其言城之何取之
也曷為不言取之
為中國諱伐喪也
是年六月鄭伯睔卒曷為不
繫乎鄭為中國諱
也

也范註中國猶國中也

趙氏匡曰公羊謂不書取諱也案夫子
增損經文以示義觀文見義何諱之為
劉氏敞曰穀梁云內鄭非也鄭不服晉
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內之乎

彙纂曰此舉扼楚制鄭實關天下之大計故不書城鄭虎牢況此時晉已取之非復鄭之所有自不得仍繫之于鄭也胡傳責鄭不能守恐于經旨未合春秋內晉外楚豈欲鄭守險以拒晉乎

霍峯華氏曰城虎牢不繫鄭孔疏云大都以名通者不係國從史文也文定謂責鄭之不能有衆虎牢係東虢舊封鄭奪而取之原非鄭所當有也聖人不責鄭之有虎牢而反責鄭之不能守虎牢決不然矣然則十年冬戍鄭虎牢何以繫鄭曰下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則上不得不書戍鄭矣非後係之鄭爲責晉之不當據前不係鄭爲責鄭之不能有也說春秋者好以一字爲穿鑿類如此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 穆叔覿鄫太子于

公羊 外相如不書此何

穀梁 外不言如而言如

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曷為與之俱蓋舅出也

巫是鄫前夫人莒女所生巫之母即魯襄公母之姊妹俱莒外孫故曰舅出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鄫將取後乎莒也取後為我事往也

疏云取外孫為嗣穀梁說亦同公羊則此之如晉同公羊說訟取後事亦無不可但不得云為我事往故徐邈註取左氏為說謂請鄫于晉以助己出賦也

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鄫更娶後夫人於莒而無子有女還嫁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欲立其外孫爲鄫嗣故巫以前母之子如晉訟之

案左傳謂莒實滅鄫公羊謂鄫取後乎莒與穀梁說同此傳乃其張本也詳見六年莒人滅鄫下

冬戍陳

左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吴且命戍陳也

冬諸侯戍陳

杜註諸侯皆在戚會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

公羊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謂離別前後至故言我）也

穀梁 内辭也

范註不言諸侯是魯戍之

趙子曰左氏云冬諸侯戍陳案經文無諸侯字奈何妄云諸侯乎公羊云離至不可得而序縱離至不得列序但云諸侯戍陳于理何傷若諸侯戍之如此為文即魯自戍之而將卑師少又如何立文乎且如諸侯盡戍之則兵力盛矣何得下文更為會以救之按僖十三年冬諸侯會于鹹明年城緣

陵云諸侯此無諸侯字魯自戍之耳義亦昭然

案趙子之說亦甚辨與穀梁說同然經文與僖二年城楚丘同義楚丘決非魯一國所能獨城也則左公羊之說更為得之且此時楚方爭陳合諸侯力且不足魯豈能獨力往戍晉亦無使魯人獨往之理趙子殆亦泥于經文而未審當日之大勢也

六年秋莒人滅鄫

左	公羊	穀梁
鄫恃賂也	無傳	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趙子云公穀之意蓋因昭四年經云取鄫以為若令實滅之不應復書取所以云立異姓也按莒令滅鄫以為附庸後魯取得之何妨書取鄫乎且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見于經則鄫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怪若鄫人實取外孫為國嗣罪自在鄫非莒之過則經文又當如梁亡之類而書鄫亡不得言莒滅且以人情物理言之鄫雖小國亦有君臣社稷豈肯居然取于異姓為後案其事情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子又鄫之外甥令奉鄫祀神不歆非類是使鄫絕祀又事須書滅耳公穀但傳得立鄫甥守祀故書曰滅而不究事實遂誤為立傳耳

霞峯華氏曰此條文定取公穀之說案左氏前後傳莒人滅鄫及魯取鄫之始末情事瞭然各有來歴若公穀之說不知何據夫鄫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鄫不在莒與黃歇呂不韋之事不同何也謀不

自莒出也聖人不正鄫之罪以為寵愛妾立異姓以亾宗祀之戒而顧以滅鄫之罪加之未嘗與謀之莒用法可謂不平矣夫舍明白可據之左傳得一新奇可喜之說而附會之儒者之好異往往如此蓋不獨滅鄫一事然也

案滅鄫斷宜從左傳而趙子所論公穀誤傳之因亦極有理當並存之

七年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髡頑公穀作髡原 鄵公穀作操

左 鄭僖公將會于鄬子駟相不禮焉侍

公羊 弒也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

穀梁 卒之名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

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諱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與也不若與楚鄭伯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于是弒之未

會卒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與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境也

見諸侯其言如會

何致其意也

何註禍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

范註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弒中國之君故去弒而書卒使若正卒然

劉氏敞曰此弒也曷為不言其弒以卒赴也以卒赴曷為遂書之徧絕其臣子也君弒臣不討賊命之曰非臣親弒子不復讎命之曰非子鄭非無臣子也君子即其所以赴于諸侯而遂書之見鄭之無臣子也

案公穀之論極謬欲為中國諱惡而先為亂賊免罪既以中國之君見弒于夷狄之民為可惡反寬

其罪而書卒使免於見討其為亂賊討何甚便予趙而文定乃以為精論得聖人之旨此不可解至趙氏臣信經疑傳而諸儒多從之謂此與宋公佐卒于曲棘許男卒于師同則又非也趙氏之言曰若卒實弒而以卒赴便從而書之諸國弒君豈有實告者愚謂弒君而以實赴者或由當國之大臣明正其罪或秉筆之太史以死力爭不則弒賊先以偽赴而後之立君更誅之更以弒告魯史從而改正若舉國通同欺隱魯史何從訪聞得實遽正其罪乎若舉正其為弒便當興討賊之師未有寂然一無舉動而憑空加以弒君之名者也魯史既從赴書之夫子更何所據以改正乎令使後世有殺人者亦必因親戚之控告隣里之舉首而後有司加訊鞫焉得其實而後可令抵罪若使全無舉發有司亦不能因道路之言而遽殺之也春秋弒君之赴告何以異是劉原父謂從赴書卒以見鄭無臣子

斯言為斷不可易也

九年春宋災 災公作火

左 文繁且無釋經處故不錄

杜註來告故書

公羊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穀梁 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范註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

彙纂曰此條當以杜氏預之説為正公穀以為外災不書非也至謂宋為王者之後孔子之先故書其災則鑿矣昭十八年衛陳鄭與宋同日災果如公穀之言春秋獨書宋可也何以合四國備書之

乎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

公羊 無傳

穀梁 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范註戲盟還而楚即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

之銳以逆來者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　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

杜註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於陰阪復侵鄭外邑

啖子曰十月十二月蓋誤重說也古史或有用周正者或有用夏正者故有兩月不同蓋作傳者承

二國之舊史月數不同遂兩載之

案啖氏與杜註說各不同亦各有義理然終不如杜註之精細從杜可也

十年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

杜註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若鄭服則將還鄭

公羊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穀梁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范註二年鄭去楚而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後數反

之夫子善晉侯特探其心而繫之鄭

何註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故反繫之鄭以見其意

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于鄭決絕棄之

桒嚢曰胡傳謂虎牢繫鄭為罪諸侯非也既城虎牢而不戍何貴乎城戍之所以庇鄭而抗楚三駕之績實本于此何罪之有又謂春秋許楚之救鄭尤之非也此年書楚救鄭與僖二十八年書楚救衛義同蓋以見晉霸方興而楚不能爭耳

案下書楚公子貞救鄭則上文自不得不書戍鄭以見救之之由文法當如此無他義也一切謂罪諸侯與善晉又謂棄鄭皆為曲說

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	公羊	穀梁
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杜註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三軍者何三卿也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趙氏匡曰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謬爾穀梁曰諸侯一軍案國有小大軍制當異而但云一軍無等差之異必無此理况魯初封時最爲大國非一軍明矣

李氏廉曰杜以為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為三軍胡氏以為魯本有三軍今不過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謂之作其說小異然疏又曰魯初封時必有三軍後以軍多貢重故自減為二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如此說亦無礙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 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曰今諸侯之

公羊 無傳 何註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

穀梁 無傳

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言語漏洩職女之由對曰云云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

彊夷臣曰以彊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

劉氏敞曰左傳所載皆不實諸侯解體非此戎之過范宣子寧不知何以誣之哉去年蒐于綿上傳曰諸侯遂睦到此一年爾何故遽有言語漏洩不如昔者之事又曰宣子使即事于會以成愷悌然則是諸戎列于會矣經又何以不序乎

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

公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 過我故志之也

趙氏匡曰若實有單靖公逆王后經不應不書故知左氏妄也公穀皆曰過我亦非也豈有天子取后將為天下母而得云外逆女不書乎明是劉夏非卿使逆后為非禮乃書以示譏爾若使卿逆即常事不書矣所謂外逆女不書者謂諸侯于外國娶雖非禮亦不書

案凡出聘鄰國正與介兼行者單舉正若實有單靖公經何為畧而不書而单舉劉夏乎況左傳亦自相牴牾既云從單靖公則靖公在行矣又何得云卿不行

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左　晉侯與諸侯宴于温齊高厚之歌詩不類荀偃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

公羊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

穀梁　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不曰諸侯之大

歸於是諸侯之大

大夫也君若贅旒

夫大夫不臣也

夫盟曰同討不庭

然

孔疏案傳荀偃以君臣不敵故使大夫盟高厚君使之盟非自專也高厚既已逃歸仍恐餘國有二心故遂自共盟以一其志

趙氏匡曰平公父卒至此纔五月豈有使行宴樂歌舞之理又云高厚逃歸案若已在會而逃歸渝盟經文不合不書僖五年會首止鄭伯逃歸不盟襄七年會于鄬陳侯逃歸並書以明其罪何得獨

此不書則知左氏此傳皆不足憑信也

朱子曰諸侯出會而大夫自盟這箇自是差異不好

案左傳及杜註孔疏皆曲為晉解釋云非大夫之專與公穀異衆纂亦兩存其說云揆之情事亦合然聖經于叙列諸侯下特著大夫盟三字不是無意自後平公失霸列國之大夫擅權皆自此啓則公穀之說精矣合之趙子之論則左氏尤不必泥也

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 聞喪而還禮也

公羊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

穀梁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君不尸小事臣

也此受命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柰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

陸氏淳曰穀梁云匄宜墠帷而歸命于介棨不伐喪常禮也更待君命是詐讓小善非人臣盡忠之道

劉氏敞曰穀梁謂還者事未畢以爲貶士匄如公子遂至黄乃復公孫敖如周不至而復復者穀梁所謂事畢也然則春秋反不貶遂與敖乎

朱子曰春秋分明處只是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這分明是與他

黄氏仲炎曰後世若隋高熲將兵伐陳會陳有喪必請于文帝奉詔而後班師庶幾春秋之義穀梁之說得之公羊云進退在大夫謬矣

案黄氏泥于春秋合禮不書之義故每事皆從貶削如名陵城濮蕭魚皆多加責備未必合春秋之旨如此條尤顯與朱子異然亦可備一說

二十三年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左禮也

公羊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言救後次非救也

彚纂曰救而書次遲回觀望非能救者也春秋譏之左氏以為禮公羊以為先通君命皆誤矣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釋不朝正於廟也

公羊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穀梁閔公也

陳氏岳曰如晉而不朝正者故不書如楚不朝正者非常也故書

高氏閌曰公不奔天王之喪而以俟楚子之葬久留於楚迨夏乃歸故聖人特于朝正之時書公所

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

金氏賢曰公羊曰存君穀梁曰閔公愚謂亦罪公也公在位三十年未聞有在京師者故曰亦罪公也

吳子使札來聘

左　不解經義故不錄

杜註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不稱公子其禮未同于上國

孔疏札至魯徧觀

公羊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

穀梁　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其名成尊于上也

周樂因以六月到魯未及聞餘祭之喪故每事皆從吉禮

程氏端學曰吴子使札來聘三傳賢之而胡傳及張氏諸儒以不稱公子為貶夫札以名見而不書氏與楚椒秦術等耳于襃貶兩無所取也且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預去公子而貶之乎春秋即此事而論其曲直可矣未嘗因此而論他事之善惡也

㬙寀曰吴能以禮來聘春秋書子以進之札以名書當以杜註孔疏為正非襃貶之所係也公羊以札能讓國而賢之穀梁以吴能使賢而善之皆非經旨至胡傳謂札以讓國階禍聖人特書名以示貶則鑿之甚矣

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 為宋災故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卿不書不信也不書魯大夫諱之

公羊 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錄伯姬也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其稱人何卿不得憂諸侯也

穀梁 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

也

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劉氏敞曰左氏云罪失信非也失信者如清丘之盟直貶其人而已令獨舉其事又貶其人非特惡失信而已公羊云此大事卿不得憂諸侯夫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何大事之有大夫受君命以出即是諸侯耳何用必其非諸侯之命乎穀梁云善之亦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諸侯何至羣聚

而謀之以此為善是春秋貴小惠而不貴道也

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

綮劉氏原父駁三傳之說精矣然穀梁之尤舛者尤在善弭兵之策謂中國無侵伐八年是晉趙武之力此乃大謬夫釋蔡般弑君之賊不誅而沾沾於歸宋財使日後楚虔得借討亂為名而烹滅陳蔡此最害事然所以為此者亦由泥于弭兵之說謂蔡屬楚無用亟動干戈以渝盟第行小惠如承平故事此趙武之昧于理闇於事機謀國之最不善者何反善之乎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二之三